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

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，紫鵲說了一句話，更動了心，一時吐血來，幾乎暈倒，虧了紫鵲還同著秋紋兩個人攙扶著黛玉到屋裡來。那時秋紋去後，紫鵲雪雁守著，見他漸漸甦醒過來，問紫鵲道：「你們守著哭什麼？」紫鵲見他說話明白，倒放了心了，因說：「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，身上覺著不大好，嚇的我們沒了主意，所以哭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那裡就能夠死呢！」這一句話沒完，又喘成一處。原來黛玉因今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，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，一時急怒，所以迷惑了本性。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，心中卻漸漸的明白過來，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。這會子見紫鵲哭了，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。此時反不傷心，惟求速死，以完此債。

這裡紫鵲雪雁只得守著，想要告訴人去，怕又像上回招的鳳姐說他們失驚打怪。那知秋紋回去，神色慌張，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，看見這般光景，便問：「怎麼了？」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。賈母大驚，說：「這還了得！」連忙著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，告訴了他婆媳兩個。鳳姐道：「我都囑咐了，這是什麼人走了風了呢？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！」賈母道：「且別管那些，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。」說著，便起身帶著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。見黛玉顏色如雪，並無一點血色，神氣昏沉，氣息微細，半日又咳嗽了一陣，丫頭遞了痰盂，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，大家都慌了。只見黛玉微微睜眼，看見賈母在他旁邊，便喘吁吁的說道：「老太太！你白疼了我了！」

賈母一聞此言，□分難受，便道：「好孩子，你養著罷！不怕的！」黛玉微微一笑，把眼又閉上了。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：「大夫來了。」於是大家略避。王大夫同著賈璉進來，診了脈，說道：「尚不妨事。這是鬱氣傷肝，肝不藏血，所以神氣不定。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，方可望好。」王大夫說完，同著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。

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，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：「我看這孩子的病，不是我咒他，只怕難好！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，沖一沖，或者好了，豈不是大家省心？就是怎麼樣，也不至臨時忙亂。僑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。」鳳姐兒答應了。賈母又問了紫鵲一回，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。賈母心裡只是納悶，因說：「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玩，好些是有的。如今大了，懂的人事，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，我纔心裡疼他。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，成了什麼人了呢！我可是白疼了他了！你們說了，我倒有些放不下心。」因回到房中，又叫襲人來問，襲人仍將前日回過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。

賈母道：「我方纔看他卻還不至糊塗。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。僑們這種人家，別的事自然沒有的，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！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，我憑著花多少錢都使得；就是這個病，不但治不好，我也沒心腸了！」鳳姐道：「林妹妹的事，老太太不必張羅，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著大夫瞧，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。今兒早起，聽見說，房子不差什麼，就妥當了。竟是老太太、太太到姑媽那邊去，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。就只一件：姑媽家裡有寶妹妹在那裡，難以說話，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，僑們一夜都說說了，就好辦了。」賈母王夫人都道：「你說的是。今兒晚了，明兒飯後，僑們娘兒們就過去。」說著，賈母用了晚飯，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。不提。

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，便要試試寶玉，走進屋裡說道：「寶兄弟大喜！老爺已擇了吉日，要給你娶親了！你喜歡不喜歡？」寶玉聽了，只管啾著鳳姐笑，微微的點點頭兒。鳳姐笑道：「給你娶林妹妹過來，好不好？」寶玉卻大笑起來。鳳姐看著，也斷不透他是明白，是糊塗，因又問道：「老爺說：你好了就給你娶林妹妹呢；若還是這麼傻，就不給你娶了。」寶玉忽然正色道：「我不傻，你纔傻呢！」說著，便站起來說：「我去瞧瞧林妹妹，叫他放心。」鳳姐忙扶住了說：「林妹妹早知道了。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，自然害羞，不肯見你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娶過來，他到底是見我不見？」鳳姐又好笑，又著忙，心裡想：「襲人的話不差。提到林妹妹，雖說仍舊說些瘋話，卻覺得明白些。若真明白了，將來不是林姑娘，打破了這個燈虎兒，那肌膚纔難打呢！」便忍笑說道：「你好好兒的便見你；若是瘋瘋癲癲的，他就不見你了。」寶玉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心，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。他要過來，橫豎給我帶來，還放在我肚子裡頭。」

鳳姐聽著竟是瘋話，便出來看著賈母笑。賈母聽了又是笑，又是疼，說道：「我早聽見了。如今且不用理他，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，僑們走罷。」說著，王夫人也來。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，只說惦记著這邊的事，來瞧瞧。薛姨媽感激不盡，說些薛蟠的話。喝了茶，薛姨媽要叫人告訴寶釵，鳳姐連忙攔住，說：「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。」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：「老太太此來，一則為瞧姑媽；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，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。」薛姨媽聽了，點點頭兒說：「是了。」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，便回來了。

當晚，薛姨媽果然過來，見過了賈母，到王夫人屋裡來，不免說起王子騰來，大家落了一回淚。薛姨媽便問道：「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，寶哥兒出來請安，還好好兒的，不過略瘦些，怎麼你們說得很利害？」鳳姐便道：「其實也不怎麼，這只是老太太懸心。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，不知幾年纔來。老太太的意思：頭一件叫老爺看著寶兄弟成了家，也放心；二則也給寶兄弟沖沖喜，借大妹妹的『金鎖』壓壓邪氣，只怕就好了。」

薛姨媽心裡也願意，只慮著寶釵委屈，說道：「也使得，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。」王夫人便按著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，只說：「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沒人，不如把粧奩一概調免，明日就打發嫖兒告訴蟠兒，一面這裡過門，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。」並不提寶玉的心事。又說：「姨太太既作了親，娶過來，早好一天，大家早放一天心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。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，然也沒法兒，又見這般光景，只得滿口應承。鴛鴦回去回了賈母，賈母也甚喜歡，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，不叫他受委屈。薛姨媽也答應了。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。大家散了，王夫人姊妹不免又敘了半夜的話兒。

次日，薛姨媽回家，將這邊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。還說：「我已經應承了。」寶釵始則低頭不語，後來便自垂淚。薛姨媽用好言勸慰，解釋了好些話。寶釵自回房內，寶琴隨去解悶。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，叫他：「明日起身，一則打聽審詳的事；一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。你即便回來。」

薛蝌去了四日，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：「哥哥的事，上司已經准了誤殺，一過堂就要題本了，叫僑們預備贖罪的銀子。妹妹的事，說：『媽媽做主很好的。趕著辦又省了好些銀子。叫媽媽不用等我。該怎麼著就怎麼辦罷。』」

薛姨媽聽了，一則薛蟠可以回家，二則完了寶釵的事，心裡安頓了好些。便是看著寶釵心裡好像不願意似的，「雖是這樣，他是女兒家，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，知我應了，他也沒得說的。」便叫薛蝌：「辦泥金庚帖，填上八字，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，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，你好預備。本來僑們不驚動親友。哥哥的朋友，是你說的，都是混賬人。親戚呢，就是賈王兩家。如今賈家是男家，王家無人在京裡。史姑娘放定的事，他家沒有來請僑們，僑們也不用通知。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，託他照料些，他上幾歲年紀的人，到底懂事。」薛蝌領命，叫人送帖過去。

次日，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，請了安，便說：「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。今日過來回姨太太，就是明日過禮罷。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。」說著，捧過通書來。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，點頭應允。賈璉趕著回去，回明賈政。賈政便道：「你回老太太說：既不叫親友們知道，諸事寧可簡便些。若是東西上，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，不必告訴我。」賈璉答應，進內將話回明賈母。

這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目，並叫襲人告訴寶玉。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：「這裡送到園裡，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，僑們的人送，僑們的人收，何苦來呢？」賈母王夫人聽了，都喜歡道：「說他糊塗，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？」鴛鴦等忍不住好笑，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，說：「這是金項圈，這是金珠首飾，共八□件。這是粧蟒四□疋。這是各色

綢緞一百二十疋。這是四季的衣服，共一百二十件。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，這是折羊酒的銀子。」

賈母看了，都說好，輕輕的與鳳姐說道：「你去告訴姨太太，說：不是虛禮，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，慢慢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。那好日子的被褥，還是僮們這裡代辦了罷。」鳳姐答應出來，叫賈璉先過去。又叫周瑞旺兒等，吩咐他們：「不必走大門，只從園裡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。我也就過去。這門離瀟湘館還遠，倘別處的人見了，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裡提起。」眾人答應著，送禮而去。寶玉認為真，心裡大樂，精神便覺的好些，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。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，因此，上下人等雖都知道，只因鳳姐吩咐，都不敢走漏風聲。

且說黛玉雖然服藥，這病日重一日。紫鵑等在旁苦勸，說道：「事情到了這個分兒，不得不說了。姑娘的心事，我們也都知道。至於意外之事，是再沒有的。姑娘不信，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：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？姑娘別聽瞎話，自己安心保重纔好。」黛玉微笑一笑，也不答言，又咳嗽數聲，吐出好些血來。紫鵑等看去，只有一息奄奄，明知勸不過來，惟有守著流淚。天天三四趟去告訴賈母，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，所以不常去回。況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，不見黛玉的信兒，也不大提起，只請太醫調治罷了。

黛玉向來病著，自賈母起直到妹妹們的下人，常來問候。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，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，睜開眼，只有紫鵑一人，自料萬無生理，因扎著頭向紫鵑說道：「妹妹！你是我最知心的！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，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——」說到這裡，氣又接不上來。紫鵑聽了，一陣心酸，早哭得說不出話來。

遲了半日，黛玉又一面喘，一面說道：「紫鵑妹妹！我躺著不受用，你扶起我來靠著坐坐纔好。」紫鵑道：「姑娘的身上不大好，起來又要抖擻著了。」黛玉聽了，閉上眼，不言語了。一時又要起來，紫鵑沒法，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，兩邊用軟枕靠住，自己卻倚在旁邊。黛玉那裡坐得住，下身自覺痛的疼，狠命的攥著。叫過雪雁來道：「我的詩本子——」說著，又喘。

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，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。黛玉點點頭兒，又抬眼看那箱子。雪雁不解，只是發怔。黛玉氣的兩眼直瞪，又咳嗽起來，又吐了一口血。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，黛玉漱了，吐在盂內。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，黛玉便拿那絹子指著箱子，又喘成一處，說不上來，閉了眼。紫鵑道：「姑娘歪歪兒罷。」黛玉又搖搖頭兒。

紫鵑料是要絹子，便叫雪雁開箱，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。黛玉瞧了，摺在一邊，使勁說道：「有字的！」紫鵑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，只得叫雪雁拿出來，遞給黛玉。紫鵑勸道：「姑娘歇歇兒罷，何苦又勞神？等好了再瞧罷。」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，扎著頭伸出那隻手來，狠命的撕那絹子，卻是只有打顫的分兒，那裡撕得動？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，卻也不敢說破，只說：「姑娘，何苦自己又生氣！」

黛玉微微的點頭，便掖在袖裡。說叫點燈。雪雁答應，連忙點上燈來。黛玉瞧瞧，又閉上眼坐著，喘了一會子，又道：「籠上火盆。」紫鵑打量他冷，因說道：「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。那炭氣只怕耽不住。」黛玉又搖頭兒。雪雁只得籠上，擱在地下火盆架上。黛玉點頭，意思叫挪到炕上來。雪雁只得端上來，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。

那黛玉卻又把身子欠起，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著他。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，瞅著那火，點點頭兒，往上一擱。紫鵑唬了一跳，欲要搶時，兩隻手卻不敢動。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。此時那絹子已經燒著了。紫鵑勸道：「姑娘！這是怎麼說呢？」

黛玉只作不聞，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，瞧了瞧，又擱下了。紫鵑怕他也要燒，連忙將身倚住黛玉，騰出手來拿時，黛玉又早拾起，擱在火上。此時紫鵑卻夠不著，乾急。雪雁正拿進桌子來，看見黛玉一擱，不知何物，趕忙搶時，那紙沾火就著，如何能夠少待，早已烘烘的著了。雪雁也顧不得燒手，從火裡抓起來，擱在地下亂踩，卻已燒得所餘無幾了。

那黛玉把眼一閉，往後一仰，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。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，將黛玉扶著放倒。心裡突突的亂跳。欲要叫人時，天又晚了；欲不叫人時，自己同著雪雁和鸚鵡等幾個小丫頭，又怕一時有什麼原故。好容易熬了一夜，到了次日早起，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。飯後，忽然又嗽又吐，又緊起來。

紫鵑看著不好了，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，自己卻來回賈母。那知到了賈母上房，靜悄悄的，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裡看屋子呢。紫鵑因問道：「老太太呢？」那些人都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紫鵑聽這話詫異，遂到寶玉屋裡去看，竟也無人。遂問屋裡的丫頭，也說不知。紫鵑已知八九，「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？」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，越想越悲，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，一扭身，便出來了。自己想了一想：「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。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的去！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，他就急病了，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！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，令人切齒的！……」一面走，一面想，早已來到怡紅院。只見院門虛掩，裡面卻又寂靜的很，紫鵑忽然想到：「他要娶親，自然是有新屋子的，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？」

正在那裡徘徊瞻顧，看見墨雨飛跑，紫鵑便叫住他。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：「姐姐到這裡做什麼？」紫鵑道：「我聽見寶二爺娶親，我要來看看熱鬧兒，誰知不在這裡，也不知是幾兒？」墨雨悄悄的道：「我這話，只告訴姐姐，你可別告訴雪雁。他們上頭吩咐了，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。就是今日夜裡娶。那裡是在這裡？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。」說著，又問：「姐姐有什麼事麼？」紫鵑道：「沒什麼事，你去罷。」墨雨仍舊飛跑去了。

紫鵑自己發了一回歎，忽然想起黛玉來，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，因兩淚汪汪，咬著牙，發狠道：「寶玉！我看他明兒死了，你算是躲的過，不見了！你過了你那那心如意的事兒，拿什麼臉來見我！」一面哭，一面走，嗚嗚咽咽的，自回去了。還未到瀟湘館，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腦的，一眼看見紫鵑，那一個便嚷道：「那不是紫鵑姐姐來了嗎！」紫鵑知道不好了，連忙擺手兒不叫嚷。趕忙進來時，只見黛玉肝火上炎，兩靨紅赤。紫鵑覺得不妥，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奶來，一看，他便大哭起來。

這紫鵑因王奶媽有些年紀，可以仗個膽兒，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，反倒把紫鵑弄的心裡七上八下。忽然想起一個人來，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。你道是誰？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，今日寶玉結婚，他自然迴避；況且園中諸事，向係李執料理：所以打發人去請他。

李執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，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：「大奶奶！只怕林姑娘不好了！那裡都哭呢。」李執聽了，嚇了一大跳，也不及問了，連忙站起身來便走。素雲碧月跟著。一頭走著，一頭落淚，想著：「姊妹在一處一場，更兼他那容貌才情，真是寡二少雙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。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『北邙鄉女』。偏偏鳳姐想出一條『偷梁換柱』之計，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，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，真真可憐可歎！」一頭想著，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。裡面卻又寂然無聲，李執倒著起忙來：「想來必是已死，都哭過了，那衣裳粧裹未知妥當了沒有？……」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。裡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，便說：「大奶奶來了！」紫鵑忙往外走，和李執走了個對面。李執忙問：「怎麼樣？」紫鵑欲說話時，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，卻一字說不出，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一般，只將一隻手回過去指著黛玉。

李執看了紫鵑這般光景，更覺心酸，也不再問，連忙走過來看時，那黛玉已不能言。李執輕輕叫了兩聲。黛玉卻還微微的開眼，似有知識之狀，但只眼皮嘴脣微有動意，口內尚有出入之息，卻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。李執回身，見紫鵑不在眼前，便問雪雁。雪雁道：「他在外頭屋裡呢。」

李執連忙出來，只見紫鵑在外間空床上躺著，顏色青黃，閉了眼，只管流淚，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。李執連忙喚他，那紫鵑纔慢慢的睜開眼，欠起身來。李執道：「傻丫頭！這是什麼時候，且只顧哭你的！林姑娘的衣裳，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，還等多早晚呢？難道他個女孩兒家，你還叫他赤身露體，精著來，光著去嗎？」紫鵑聽了這句話，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。李執一面也哭，一面著急，一面拭淚，一面拍著紫鵑的肩膀說：「好孩子！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！快著收拾他的東西罷，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！」

正鬧著，外邊一個，人慌慌張張跑進來，倒把李紈嚇了一跳。看時，卻是平兒。跑進來，看見這樣，只是默磕磕的發怔。李紈道：「你這會子不在那邊，做什麼來了？」說著，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。平兒道：「奶奶不放心，叫來瞧瞧。即有大奶奶在這裡，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。」李紈點點頭兒。平兒道：「我也見見林姑娘。」說著，一面往裡走，一面早已流下淚來。

這裡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快出去瞧瞧去，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。妥當了，叫他來回我，不用到那邊去。」林之孝家的答應了，還站著。李紈道：「還有什麼話呢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的，那邊用紫鵲姑娘使喚使喚呢。」李紈還未答言，只見紫鵲道：「林奶奶，你先請罷！等著人死了，我們自然是出去的，那裡用這麼一一」說到這裡，卻又不好說了，因又改說道：「況且我們在這裡守著病人，身上也不潔淨。林姑娘還有氣兒呢，不時的叫我。」李紈在旁解說道：「當真的，林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！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，他倒不理會；惟有紫鵲，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。」

林之孝家的頭裡聽了紫鵲的話，未免不受用，被李紈這一番話，卻也沒有說的了。又見紫鵲哭的淚人一般，只好瞅著他微微的笑，說道：「紫鵲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，只是你卻說得，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？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？」

正說著，平兒擦著眼淚出來道：「告訴二奶奶什麼事？」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低了一回頭，說：「這麼著罷，就叫雪姑娘去罷。」李紈道：「他使得嗎？」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。李紈點點頭兒道：「既是這麼著，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。」

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：「雪姑娘使得嗎？」平兒道：「使得，都是一樣。」林家的道：「那麼著，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。我先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一一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，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。」李紈道：「是了，你這麼大年紀，連這麼點子事還不耽呢！」林家的笑道：「不是不耽；頭一宗，這件事，老太太和二奶奶辦事，我們都不能很明白；再者，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。」

說著，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。原來雪雁因這幾日黛玉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，便也把心冷淡了；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，也不敢不去，連忙收拾了頭。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，跟著林家的去了。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幾句話。李紈又囑咐平兒，打那麼催著林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。

平兒答應著出來，轉了個彎子，看見林家的帶著雪雁在前頭走呢，忙叫住道：「我帶了他去罷。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。奶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。」那林家的答應著去了。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裡回明了，自去辦事。

卻說雪雁看見這個光景，想起他家姑娘，也未免傷心，只是在賈母鳳姐眼前不敢露出，因又想到：「也不知用我作什麼？我且瞧瞧。寶玉一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蜜裡調油，這時候總不見面了，也不知是真病假病。只怕是，怕我們姑娘惱，假說丟了玉，裝出傻子樣兒來，叫那一位寒了心，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。我索性看看他，看他見了我傻不傻。難道今兒還裝傻麼？……」一面想著，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，偷偷兒的瞧。

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憤，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為妻，真乃是從古至今、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，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，一一只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，所以鳳姐的妙計，百發百中一一巴不得就見黛玉，盼到今日完姻，真樂的手舞足蹈，雖有幾句傻話，卻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。雪雁看了，又是生氣，又是傷心，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，便各自走開。

這裡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，坐在王夫人屋裡，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，再盼不到吉時，只管問襲人道：「林妹妹打園裡來，為什麼這麼費事，還不來？」襲人忍著笑道：「等好時辰呢。」又聽見鳳姐和王夫人說道：「雖然有服，外頭不用鼓樂，偈們家的規矩要拜堂的，冷清清的使不的。我傳了家裡學過音樂管過戲的那些女人來，吹打著熱鬧些。」王夫人點頭說：「使得。」

一時，大轎從大門進來，家裡細樂迎出去，□□對宮燈排著進來，倒也新鮮雅致。儂相請了新人出轎，寶玉見喜娘披著紅，扶著新人，蒙著蓋頭。下首扶新人的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雪雁。寶玉看見雪雁，猶想：「因何紫鵲不來，倒是他呢？」又想到：「是了，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裡帶來的；紫鵲是我們家的，自然不必帶來。」因此，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。儂相喝禮，拜了天地，請出賈母受了四拜，後請賈政夫婦等，登堂行禮畢，送入洞房。還有坐帳等事，俱是按本府舊例，不必細說。賈政原為賈母作主，不敢違拗，一一不信沖喜之說。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，賈政見了，倒也歡喜。

那新人坐了帳就要提蓋頭的。鳳姐早已防備，請了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。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，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：「妹妹，身上好了？好些天不見了。蓋著這勞什子做什麼？」欲待要揭去，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。寶玉又轉念一想道：「林妹妹是愛生氣的，不可造次了……」又歇了一歇，仍是按捺不住，只得上前揭了蓋頭。喜娘接去，雪雁走開，鶯兒上來伺候。寶玉睜眼一看，好像是寶釵。心中不信，自己一手持燈，一手擦眼一看，可不是寶釵麼！只見他盛粧艷服，豐肩軟體，鬢低鬢禪，眼瞇息微，論雅淡，似荷粉露垂；看嬌羞，真是杏花煙潤了。

寶玉發了一回怔，又見鶯兒立在旁邊，不見了雪雁。此時心無主意，自己反以為是夢中了，默默的只管站著。眾人接過燈去，扶著坐下，兩眼直視，半語全無。賈母恐他病發，親自過來招呼著。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裡間坐下。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。

寶玉定了一回神，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，便輕輕的叫襲人道：「我是在那裡呢？這不是做夢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你今日好日子，什麼夢不夢的混說！老爺可在外頭呢！」寶玉悄悄的拿手指著道：「坐在那裡的這一位美人兒是誰？」襲人握了自己的嘴，笑的說不出話來，半日纔說道：「那是新娶的二奶奶。」眾人都回過頭去，忍不住的笑。寶玉又道：「好糊塗！你說『二奶奶』，到底是誰？」襲人道：「寶姑娘。」寶玉道：「林姑娘呢？」襲人道：「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，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纔剛看見林姑娘了麼，還有雪雁呢。怎麼說沒有？一一你們這都是做什麼玩呢？」鳳姐便走上來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寶姑娘在屋裡坐著呢，別混說。回來得罪了他，老太太不依的。」

寶玉聽了，這會子糊塗的更利害了。本來原有昏憤的病，加以今夜神出鬼沒，更叫他不得主意，便也不顧別的，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。賈母等上前安慰，無奈他只是不懂。又有寶釵在內，又不好明說。知寶玉舊病復發，也不講明，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，定住他的神魂，扶他睡下。眾人鴉雀無聞。停了片時，寶玉便昏沉睡去，賈母等纔得略略放心，只好坐以待旦，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。寶釵置若罔聞，也便和衣在內暫歇。賈政在外，未知內裡原由，只就方纔見的光景想來，心下倒放寬了。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，略歇了一歇，眾人賀喜送行。賈母見寶玉睡著，也回房去暫歇。

次早，賈政辭了宗祠，過來拜別賈母，稟稱：「不孝遠離，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。兒子一到任所，即修稟請安，不必掛念。寶玉的事，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，只求老太太訓誨。」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，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，只說：「我有一句話，寶玉昨夜完姻，並不是同房，今日你起身，必該叫他遠送纔是。但他因病沖喜，如今纔好些，又是昨日一天勞乏，出來恐怕著了風。故此問你：你叫他送呢，即刻去叫他；你若疼他，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，叫他給你磕個頭就算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叫他送什麼？只要他從此以後認真念書，比送我還喜歡呢。」賈母聽了，又放了一條心。便叫賈政坐著，叫鴛鴦去，如此如此，帶了寶玉，叫襲人跟著來。

鴛鴦去了不多一會，果然寶玉來了，仍是叫他行禮他便行禮。只可喜此時寶玉見了父親，神志略斂些，片時清楚，也沒什麼大差。賈政吩咐了幾句，寶玉答應了。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，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，又切實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，「斷不可如前驕縱。明年鄉試，務必叫他下場。」王夫人一一的聽了，也沒提起別的，即忙命人攙扶著寶釵過來，行了新婦送行之禮，也不出房。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。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。大家舉酒送行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□里長亭而別。

不言賈政起程赴任。且說寶玉回來，舊病陡發，更加昏憤，連飲食也不能進了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